

# 丹青像设始何年，翁仲遗墟自古传



方寸青冢，总带着几分悲凉与肃穆，却也悄悄掩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念想与深情。在今孝子祠公园内，有颜孝子墓幽然默立，《崇祯义乌县志》对此有明确记载：“颜孝子墓，方广四十步，高一丈五尺。其西三步，孝子父墓也。”

显然，今墓无论在规模、形制还是布局上，都与古墓相去甚远，难以望其项背。明代“方广四十步”，通常指边长四十步的正方形区域，即周长为一百六十步，以“五尺为步”计，其墓地对应今周长约合二百五十米，面积约达四千平方米；“高一丈五尺”，即高约五米——其规模之宏大，想见当年是何等巍然气派。而今不过一抔荒土，矮矮地偏卧于孝子祠公园一隅，像一声被风吹散的叹息，更寂寂少人问津。

说它已历千载，今墓实则不过近几十年恢复，比不得那些祖墓的皇皇气度，倒像一记勉强的记号、一份不甘遗忘的执念。然而，当你放下成见，静静伫立其前，便会蓦然觉出：这片静默之地，并非荒芜的终点，而是岁月熬煮出的温柔，是思念栖息的归处，是无数晨昏里不曾断绝的牵挂，也是生命故事最终的落笔与安放。

然墓地终究是一方静默的净土，它是生者寄托幽思、与逝者灵魂对话的精神栖息地。元邑人黄潜路过颜孝子墓时，曾写下《过乌伤墓》（又名《过颜孝子墓》）一诗。其诗曰：“丹青像设始何年，翁仲遗墟自古传。时有北人来下马，不知秦树几啼鹃。牧童解指看碑路，野衲分耕祭墓田。回首长安西日外，茂陵松柏正苍烟。”

黄潜出生于绣湖之畔，想必他早年便已耳闻颜孝子的事迹，而颜孝子墓就位于县东北四里处，故前往拜祭的次数当不会少，对墓地的兴废变迁多有切身之感。“丹青像”，指墓前颜氏父子的画像。“翁仲”，原指秦朝大将阮翁仲，作战异常勇猛，威震匈奴。在他死后，秦始皇命人铸造了他的铜像，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，待匈奴使者来朝，远见铜像以为真人，不敢靠近。后人便将立于官阙、庙堂和陵墓前的铜人或石人统称为“翁仲”。这里指立于颜孝子墓前的石人。

“遗墟”，即废墟、遗迹。“北人”，指在元朝统治下的北方人。“啼鹃”，暗用杜鹃啼血典故，暗示朝代更迭中的血泪与哀思。“解”，意为懂得、会；“指”，即指认、指向。“野衲”，指山野中的僧徒。“墓田”，指祭墓的田地。古时在颜孝子墓旁建有接待寺，并

置有祭田等，由寺僧进行管理，供岁时祭祀。“茂陵”，即西汉武帝刘彻的陵墓，其所在地原属汉槐里县茂乡，故称茂陵。

诗人写道，墓祠中颜乌父子的彩绘塑像，不知始设于何年；古老的墓地早已沦为废墟，唯有墓前那尊阮翁仲石像，竟自秦代子然留存至今。偶有北方来的行人路过，尚会下马凭吊；可谁还记得，在那株秦代古树上栖息的杜鹃，曾啼过了几回春秋？牧童倒是熟悉周遭，能为来客指点通往墓碑的小径；而神圣的祭田，却早已被山僧侵占耕作，祭祀之礼几近断绝。回头遥望夕阳西下的长安方向，在汉武帝茂陵周边的那些青翠松柏，此刻或许正笼罩在苍茫暮霭中了吧。

此诗虽为黄潜凭吊颜孝子墓之作，却非单纯悼念孝子其人，而是借荒凉的秦代遗迹，寄寓对历史兴亡的深沉感慨。其笔触含蓄蕴藉，意境苍茫，字里行间流淌着厚重的历史沧桑，又在苍凉底色中折射出深邃的哲学思索。

颈联中，诗人觉察牧童比守墓人更谙路径，透出古迹无人守护的悲凉意味。诗末以远眺收束，将萧条的颜孝子墓与帝王陵墓对举，意谓无论平民孝子，抑或千古帝王，终皆湮没于苍烟落日之中；唯有那份孝德精神，或许尚存一丝气息，在民间隐约流传。

## 言传身教，传承孝道

颜乌先祖本居鲁国。在《义邑故家颜氏宗谱》中收录有作于元至顺元年（1330年）的《颜氏宗谱序》，文中写道：“颜姓本出鲁公伯禽（周公旦长子，姬姓，名禽，伯乃嫡长子之尊称，受封于鲁地，今山东曲阜一带）。厥后子孙有曰颜高者，生七子，季曰德。德生琴，徙鲁之曲阜而家焉。以文学著世。琴生二子，凤与缙。时秦天下离乱，凤偕妻子南游避难，至浙江会稽郡境。”

文中的“颜凤”，乃颜乌之父。时值战国末年，诸侯割据，战乱频仍。颜凤遂携妻儿避乱南下，辗转迁居于会稽，择人烟稀少之地而安焉。颜乌之母因操劳过度而离世，颜凤深受先祖颜渊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之安贫守道思想所浸润，持身以孝，治家以德，言传身教，于颜乌尤笃。颜乌谨承父训，以仁待人，躬行不辍。

然“天下不如意，恒十居七八”。恰如在该序中所言：“凤遭疾，其子乌贫乏力，不能

养。凤歿，子颜乌亲操备锺，负土筑坟。其孝感于群鸦，即衔土助之，将其父葬焉。颜乌抱墓痛泣，废寝忘食，昼夜不息，终积劳而卒，继附葬于父墓侧。”

此即流传至今“颜乌葬父”的故事。后有义鸦衔泥助之，其事感动天地，乡里传颂。时人感其孝行，遂名其地曰“乌伤”，以为孝道之表。据《万历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颜乌，事亲孝，父亡，负土成冢，群乌衔土助之，乌吻皆伤，因名县曰‘乌伤’。”

颜乌葬父的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，版本虽多，但骨架始终如一。据说，颜乌小时候曾救过一只伤腿坠地的小乌鸦。他见小东西痛苦呻吟，便轻轻将它捧回家中，悉心照料，日日喂食，直到它伤愈羽丰，才依依不舍地放归蓝天。

谁知那只乌鸦竟通人性，从此常常领着一群同伴，在颜乌家房前后盘旋啼鸣，久久不肯离去。颜乌父子也不驱赶，反倒时常撒些粮米，任它们啄食。

待颜乌长大成人，父亲撒手人寰。因家徒四壁，周遭再无邻人，安葬亡父只得靠颜乌自己。舂箕铁锹用坏了，他便赤手刨土，十指磨破，鲜血淋漓。就在此时，那只曾被救下的乌鸦，正领着黑压压一群同伴飞至墓前，衔泥垒土，合力筑坟。乌喙磨裂，竟渗出血色殷红。

后来，颜乌因悲恸劳累，倒在父亲墓侧，再未醒来。乌鸦又衔土覆其遗体，仿佛送他最后一程。这则奇事，便如风一般，传遍了四野八乡。

## 古冢岿然，接力护陵

“颜孝子墓”始建于何年？既然颜乌卒于秦代，其墓理应在秦代就存在。但由南宋邑人何恪所记“孝子阡由汉迄今数千百年”“由汉迄今余千春”等语推测，该墓至少自汉代起，便已成为人们拜祭之所了。“阡”，本义指南北向的田间小路，引申为通往坟墓的小道（墓道），这里指的是坟墓。“数千百年”，泛指时间非常久远。

何恪，字茂恭，自南湖居士，南宋绍兴庚辰（1160年）进士，为“乌伤四君子”之一。南宋乾道三年（1167年），何恪写有《孝子颜氏墓碑记》，其记曰：“孝子以匹夫有至性，独不移于习俗，亲葬自负其土，感乌衔泥来助，吻为之伤，因名县曰‘乌伤’，其后改曰‘乌孝’，或曰‘义乌’，皆必本于孝子。故邑视他县，曾无一奸民呼乱萑蒲（本义指两种芦类植物，引申为盗贼、草寇），繫孝子立其间也……而孝子阡由汉迄今数千百年，岿然独存。惟令君又从而旌护之，则闻其风者，孰不知劝哉！”

何恪所记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孝子颜乌的坟墓从汉代一直到现在，已历经了千百年，却依然高高耸立、完好保存。如今又承蒙县令前来表彰和守护它，那么凡是听闻（颜乌）这种孝道风尚的人，谁还会不知道要以此勉励自己、努力行孝呢！

简言之，即这座千年古墓至今还在，县令您又这么重视保护，大家听说后，谁还能不受到感动和激励呢？

何恪既为之记，又系之以辞曰：“由汉迄今余千春，铜阙断漆有几坟。陵谷变迁不可寻，颜氏有阡岿然存……”

此辞的意思是，从汉朝到现在已历经一千多个春秋，那些用铜浇固、用漆封护的（贵族）坟墓，现在有过多少座。但从山陵变成深谷，又从深谷变成了山陵，随着世事变迁，地貌大变，它们早已无处可寻；唯独颜氏这座坟墓，却依然高高地矗立留存着。

关于颜孝子墓的史料，在各地方志中多有记载，明清时期的省、府、县志亦有收录。在《浙江通志》（卷二百三十九）之“陵墓”中，有关于“秦孝子颜乌墓”的记载：“《明一统志》：在义乌县东四里；《万历金华府志》：在崇德乡，其西三步孝子父墓也。宋大观间，徐秉哲为建亭。绍兴间，知县黄袤立石以表之。乾道间，知县林元仲修莹域。后魏了翁又为篆题，表之曰

‘秦颜氏乌伤墓’。”

在《崇祯义乌县志》中的记载更为详细：“宋大观四年（1110年），知县徐秉哲建亭其侧，后毁于寇，岁久莫知墓所向。绍兴十五年（1145年），知县黄袤因祷雨感格，命阴阳家正定，立石表之。乾道二年（1166年），知县林元仲尽返民所侵地，而修其莹域，未几仍为墓邻跨占。淳祐元年（1241年），邑人兵部郎官康植（字子厚，嘉定七年进士）言于有司，地乃复归。既表以刻辞，端明殿学士、大中大夫、签书枢密院事魏了翁（字华父，号鹤山，邛州蒲江县人，庆元五年进士）又为篆题，表之曰‘秦颜氏乌伤墓’，直徽猷阁、权发遣两浙路计度转运使魏陵立石。”

从上述记载可知，古时在颜孝子墓侧尚建有亭、坊、祠等。在《万历义乌县志》所附的《义乌县境之图》中，即标有“颜孝墓”的位置。在《崇祯义乌县志》所附的《义乌县治之图》中则更为明显，在卿云门东北之隅，即依次标有“孝德感乌坊”“孝子颜乌墓”“孝子祠”等。

《嘉庆义乌县志》则专附有《颜孝子墓图》，图中所示的“双墓”，分别为颜孝子父墓和颜孝子墓，两墓坐北朝南，颜孝子墓居颜孝子父墓前偏左，两墓前是“孝德感乌”牌坊。在颜孝子墓东侧，为永墓庙。整幅墓图山环水绕，苍松翠柏掩映。

## 以身作则，拜墓示劝

“颜乌葬父”的故事根植于民间。自古以来，义乌人骨子里即刻着“礼”与“义”，将尊老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他们深信，善待长者即是善待未来的自己，让尊老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回响。

回望千年，历代义乌县官与学官，亦无不以颜孝子的至诚之德作为教化百姓的活教材。他们不仅口传训导，更以身作则，心怀敬畏地仰望那位以孝感天的先贤，每逢新任县令到任，第一桩庄重之事，便是整肃衣冠，亲临颜孝子墓前，焚香祭拜，俯身添上一抔新土。在一次次躬身行礼间，尽显千年不变的礼乐规矩。它不只是对亡魂的告慰，更是对一城百姓无言的宣示：孝道，为政之基；仁心，治世之本。

在颜孝子墓前有牌坊，路边有指路碑，大小官员路过，都要下马、下轿步行通过，心怀敬畏，寄托哀思。他们用最质朴的行动，为苍生立下榜样，也为那座静默的青冢，不断续写着人间最温暖的回响。而颜乌的故事，也因此穿越时光，依旧在每一声乡音里，滚烫如初。

何恪在《孝子颜氏墓碑记》中写道：“永嘉林侯元仲宰义乌，下车未遑他事，访颜孝子之墓，曰：‘邑由孝子名，长吏宜致敬焉。’即束带趋驾，出邑之东四里，展拜墓下，礼容甚肃。见二冢累累蔽从棘中，狐兔交迹，樵牧不禁，侯慨然易色，曰：‘何以底民孝哉？’越明年，政成将去，又部刺史列其治状上于朝，侯于是证图牒，尽反（返）民所侵垦地，缵（环绕）以崇墉（高墙）。县石壮其址，甃（用砖铺砌）覆其上，严扁祠（牢牢锁上围墙门）以限薪樵畜蹂（用来防止打柴和牲畜践踏毁坏），蒔松栢（种植松树、楸树）数十百株，表‘颜孝子墓’四大字于道周，使过者必式之。庀工于乾道丙戌（1166年）秋七月旦，阅月而就。”

明万历丙申（1596年）孟冬月，县儒学署教谕谕廷锦（万历二十年任，举人）撰文云：“自秦罢侯置守，而颜孝子以血诚格乌，邑始以乌名……余观公（指时任义乌知县周士英，万历二十年任）治乌，尝以一骑循行阡陌，降挹（不摆架子、谦虚恭敬）父老问氓（指平民百姓）俗疾苦……过颜、骆、宗、王故址，凄然吊心，欲障百川而东之。”

清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十二月，邑人童楷为《康熙义乌县志》题辞云：“适桐江于先生（即于涟，号桐江，山东文登人，顺治己未进士，曾任义乌知县）来令兹土，仁孝性成，与大翁南官偕捷，其承欢为远近所传颂。甫下车，展拜颜孝子墓，春秋勤祀事，俨若有针芥之投焉。凡民间由孝而推之节义，一行可风即力请旌扬示劝，至讲学课农，缓科省罚，兴利去弊，善政不殚述。”

## 吟咏赞颂，寄托哀思

古往今来，“颜孝子”的故事在乌伤大地世代传颂、家喻户晓，使得不少文人墨客有感而发，吟咏赞颂。

蔡抗，字仲节，号久轩，福建建阳人，南宋绍定二年（1229年）进士，历授工部侍郎、权吏部尚书，加端明殿学士、同知枢密院事，拜参知政事。王柏，字会之，金华人，南宋学者。两人曾一同来到义乌，拜谒了颜孝子墓，并一唱一和，共同写下《乌伤行》。其诗以颜氏孝行为核心，阐述孝道观念，强化了劝诫世人的道德训喻色彩。

蔡抗诗云：“之子颜氏古遗民，孝哉一念何其仁。葬亲悲号躬负土，乌亦感动来填塤。群穴衔泥嘴流血，到今言者为酸辛。至忱真切禽可格，况乃孝悌人性均。天下未有无父国，乌伤昭揭千古名。爱亲欲养亲不待，承颜爱日宜兢兢。我来摩挲墓前石，悲风飒飒生松阴。康侯有句表行路，见者泪落天理明。天理流行曷尝息，闻风相率孝以兴。顾永感兮摧肝心，土不及空云程。”

王柏次韵曰：“维天降哀于下民，暴秦莫殄心之仁。孝哉颜氏一有感，毕遭（乌鸦的别称）衔土成丘垤。彼亦莫知其所以，自寸血嘴含余辛。志一动气气动志，风仪麟发理亦均。环百里地尽疆井，千有余载蒙嘉名。绣衣使者迂六轡（六根缠绳的车马），下马肃拜心凌兢。大书瑰辞镇松栢，便有山鬼呵崖阴。明刑弼教期无刑，何如先使教化明。流传墨本到比屋，有人心者俱作兴。但愿人人赏此心，安得作乱干章程。”

邑人吴云亭为清康熙十五年（1676年）拔贡，他曾写有《过墓诗》，其诗云：“逍遥城北隅，徘徊颜氏墓。墓顶草时芟，墓旁郁枫树。中藏父母骸，左即身为祔。胤乱天纪弛，斯人独堪慕。感此乌鸟情，千秋辉宝篆。当年延陵隧，能使宣尼顾。因知至行人，不受祖龙怒。我来拂穹碑，斯须日已暮。奇语往来人，风规在歧路。”

《嘉庆义乌县志》载有郡守（金华知府）吴炯所撰《孝子颜乌墓》诗，其诗云：“人伦风化自孝始，我怀义乌颜氏子。昔从书传闻其名，今来浙东入其里。未入里先见路碑，高冢岿然云树里。犹有群乌绕墓飞，或者神乌长不死。衔土吻乌亦赤，白云凝成墓山紫。今古人人皆有亲，负土葬者岂独此。如何感召到山禽，须就人心推物理。生前服劳情自苦，亡后附身哀靡已。天地悯怜鬼神泣，无知羽族有所使。父子莹域永相依，白云深处精灵起。风吹草卉即莱衣（像孝子的彩衣），溪浮（在溪水上漂浮）葦藻（指浮萍和水生植物）为甘旨。千秋万古此经过，谁人眼不泪如水。”

此诗中的“亡后附身哀靡已”句：“哀”，指悲痛；“靡”，指无、不，引申为绵延；“已”，意为停止。此句指死后仍有灵乌附墓哀鸣，悲情无穷无尽、从未停歇，以此歌颂颜氏孝子生前劳苦、死后感通神鸟，衔土葬父，天地动容，哀思不止。

清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，兰县（今甘肃兰州，在明代为兰县；清乾隆三年设兰州府，将府治所在地改称皋兰县）知县朱鉴章（字达甫，进士出身），奉委（奉上级委派）来到义乌，撰有《访颜孝子墓》一诗，其诗云：“六月二日天气凉，登高一望不陇长。小桥流水信步去，触鼻野逢风露香。逢人便问颜乌墓，十九摇头不知处。问到春秋官祭时，老姬恍然童亦悟。”

接着，朱鉴章描述了“颜孝子墓”的现场景致：“颜乌颜乌知何人？我辈但识孝子坟。戟手北指二三里，巍巍便是雍（通‘埋’）幽魂……又得好官来我乡，探樵不许侵垄旁。垄旁立有孝子庙，来往行人荐酒浆。我闻斯语心惆怅，足虽未到神已往，一路青山若拱迎，白杨衰草寻苍莽（意为远望一片苍茫）。两碑屹立兀西东，一题颜乌一颜公。年深字浅藓剥蚀，摩挲（指手抚古碑）不厌烈日红……此文记自乾道年，沧桑几变海又田，崔侯家荫中州彦（指中原才俊），红羊之岁（指干支中丙午、丁未之年，古称灾年）文重镌。南向为坟北向庙，题名‘永慕’意敦孝……”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

